

廣

豐去盪

異

編

廣豔異編卷之十六

印月軒主人吳果次

徂異部

兜玄國記

開元中前進士張佐常為叔父言少年南次鄆杜郊行見
有老父乘青驢四足白腰背鹿革囊顏甚悅懌旨趣非凡
始自斜逕合路佐甚異之試問所從來叟但笑而不荅至
再三叟忽怒叱曰年少子乃敢相逼吾豈盜賊椎埋者耶
何必知從來佐遜謝曰向慕先生高躅願從事左右耳
叟深責叟曰吾無術教子但壽未者子當嗤吾潦

復來促走佐亦撲馬趨之俱至逆旅叟枕鹿囊寢夫
乃貫白酒將飲試就請曰單瓢期先生共之叟跳起曰此
正吾之所好何子解吾意耶飲訖佐見叟色悅徐請曰小
生寡昧願先生賜言以廣聞見他非所敢望也叟曰吾之
所見梁陳隋唐耳賢愚治亂國史已具然請以身所異者
語子吾字文周時居岐扶風人也姓申名宗慕齊神武因
改宗為觀十八從燕公子謹征梁元帝於荊州州陷大軍
將旋夢青衣二人謂余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干吾乃
請占夢者於江陵市占夢者謂余曰呂走迴字也人向主
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時向兵屯江陵吾遂陳情於校尉

拓跋烈許之因却詣占夢者曰住即可矣壽有術乎占者
曰汝前生梓童薛君冑也好服術藥散多尋異書日誦黃
老一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
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大言曰薛君冑疏澹若
此豈無異人降旨忽覺兩耳中有車馬聲因積然思寢頭
纔至席遂有小車朱輪青蓋駕赤犢出耳中各高二三寸
亦不覺出耳之難車有二童綠犢青幘亦長二三寸憑軾
呼御者踏輪扶下而謂君冑曰吾自堯玄國來向聞長清
月下韻甚清激私心奉慕願接清論君冑大駭曰君
善耳何謂堯玄國來二童子曰堯玄國在吾耳中君

能處我君胄曰君長二三寸豈復耳有國土倘若有人當盡焦螟耳二童曰胡為其然吾國與汝國無異不信盍從吾遊或能保留則君離生死苦矣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覘之乃別有天地花卉繁茂薨棟連接清泉縈繞巖岫杳冥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壯麗君胄徬徨未知所之顧見向之二童已在其側謂君胄曰此國大小於君國既至此盍從吾謁蒙玄真伯蒙玄真伯居大殿墻垣階陛盡飾以金碧垂翠簾帷帳中間獨坐一伯身衣雲霞日月之衣冠通天冠垂旒皆與身等玉童四人立侍左右一執白拂一執犀如意二人既入拱手不敢

仰視有高冠長裾綠衣人宣青紙制曰肇分太素國況有
億爾淪下土賤卑萬品聿臻於此實由冥合况爾清乃躬
誠叶於真宰大官厚爵俾宜饗之可為主籙大夫君胄拜
舞出門即有黃輓三四人引至一曹署其中文簿多所不
識每月亦無請受但意有所念左右必先知當使供給因
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因吟曰風軟景和煦異香護林塘
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因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
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憶
耶遂疾逐君胄如陷落地仰視乃自童子耳中落已在樓
甚處隨視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胄已七八

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而君胄卒生於君凌邸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已得到兜玄國然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受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茲向二百餘歲然無所見異事甚多並記在鹿革中因啟囊出二軸書甚大字頗細佐不能讀請安自宣累述十餘事其半昭然可紀其夕將佐累寤乃覺已失叟後數日有人於灰谷湫見之安曰為我致意於張君佐遽尋之已不復見

賈耽

賈耽在滑州境內天旱耽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煩君
二人救民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耽笑曰君可每為
健步明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
可隨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衣尋
之果有二緋衣經市至野行二百餘里暎大塚而滅遂索
石表之信速而返耽大喜發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詣往
發塚獲陳粟數十萬斛人竟不之測又有部民家富於財
而父偶得疾身體漸瘦糜粥不通日飲鮮血半升而已其
家憂懼乃多出金帛募善醫者自兩京及山東諸通醫人
無不至者雖接待豐厚率皆以無效而旋後有人自剗

來診候旬日亦不識其狀乃謂其子曰某之醫家傳三世
矣凡見人之疾則必究其源今觀叟則惘然無知豈某之
藝未至而叟天降之灾乎然其聞帥府博學多能蓋異人
也至於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子能捐五十千乎其子曰何
用曰將以遺御史候公之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倘
有言則某得施其力矣子如其言公果出行香見之注視
將有言為監軍使白事不覺馬首已過醫人遂辭去其父
後語子曰吾之疾是必死之徵今頗煩躁若厭人語爾可
載吾城外有山水處置之三日一來必吾如死則葬之於
彼其子不獲已載去得一磐石近池置之悲泣而歸其父

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
叟渴欲飲而氣弱力微乃肘行而前既飲則覺四體稍輕
飲之不已即能坐子驚喜乃復載歸家則能飲食不旬日
而愈他日賈帥復出至前所置車處問曰前度病人在否
吏報今已平復公曰人病固有不可識者此人是虱癥世
間無藥可療湏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則飲黃龍浴
水此外無可治也不知何因而愈遣吏問之叟具以對公
曰此人天與其疾而自致其藥命矣夫時人聞之咸服公
之博識則醫士所謂異人者信矣

鈕婆

鄆州司法閔某有傭婦人姓鈕閔給其衣食以充驅使年長謂之鈕婆并有一孫名萬兒年五六歲同來閔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類閔妻常與鈕婆孫同戲每封六新製衣必易其故者與萬兒一旦鈕婆忽怒曰皆是小兒何貴何賤而彼衣皆新而我兒得其舊甚不平也閔妻問曰此吾子爾孫僕隸耳吾念其與吾子年齒類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復得矣鈕婆笑曰二子何異也閔妻曰僕隸那與好人同鈕婆曰審不同其請試之遂引封六及其孫悉內於裙下着地按之閔妻驚起奪之兩子悉為鈕婆之孫形狀衣服皆一不可辨乃曰此即

同矣。閨妻大懼，即與司法同祈，請懇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舊禮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稽，下按之。即各復本形。閨氏乃移室居，鈕婆厚待之，不復使役。積年，閨氏頗厭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戶下，以鐵擊之，正中其腦，有聲而倒。視之，乃栗木長數尺，夫妻大喜，命斧砍而焚之。道盡鈕婆自室中出，曰：「郎君何哉？」之酷，耶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鄆州之人知之，閨不得已，自於觀察使入見。次忽有一閨司法已見，使言說形狀，異聞遂歸。及到家堂前，已有一閨司法先歸矣。妻子莫辨之，又哀求鈕婆涕泣拜請，良久，漸相逾却，成一。

其家不復有加害之意至十數年尚在關氏之家亦無患耳

大曆士人

唐大曆中有士人獨行到鳳皇臺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閑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床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織阿歛照窓風起漸覺霜寒逼玉床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鶯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窓前捻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口遙知把筆怯禽聲密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傳不盡幽情含處已分

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
那堪此安得君來獨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
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卧
病匡床香爇添夜深猶有一絲煙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
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垂羅薄似煙忘
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
二獸焉一類猪而體特高蔚有文采一類龍而小編體
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
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毀文不可辨惟首
隸書地出梓桐偽失其衆邪去三言灌平獲誦於古有

乍得斯人慈心勿用華冠日輪二十二字

劉氏子妻

劉氏子者少任俠有膽氣常客遊楚中淮陰縣交遊多市井惡少鄰人王氏有女求聘之王氏不許後數歲因饑遂從戎數年後復罷再遊楚鄉與舊友相遇甚歡常恣遊騁書事弋獵夕會狹邪因出郭十餘里見一壞墓棺柩暴露歸而合飲酒時將夏夜暴雨初止衆人戲曰誰能以物送至壞塚棺上者劉秉酒恃氣曰我能之衆曰若審能之明日衆置一筵以賞其事乃取一壘同會人列名於上令生持去餘人飲而待之僅獨行夜半至墓月初上如有物時

踞棺上諦視之乃一死婦也生捨樽於棺上負此屍而歸衆方歡語忽聞生推門如負重之聲門開直入燈前直屍於地卓然而立不施粉黛髻髮半披一座絕倒亦有奔走藏伏者生曰此我妻也遂擁屍致床同寢衆人驚懼至四更忽覺口鼻微微有氣診視之即已蘇矣問所以乃王氏之女因暴疾亡不知何由至此未明生取水與之洗面濯手整釵髻疾以平復乃聞鄰里相謂云王氏女將嫁暴卒未殮昨夜因雷遂失其屍生乃以告王氏王氏悲喜乃嫁生焉衆咸歎其冥契亦服生之不懼也

揚知春

開元中忽相傳有殭人在地一千年因墓崩殭人復生不食五穀飲水吸風而已時人呼為地仙者或有呼為妾者或多知地下金玉積聚焉好行吳楚齊魯間有二賊乘殭人言乃結克徒十輩於濠壽開發墓至盛唐縣界發一塚時呼為白茅塚發一丈其塚有四房閣東房皆兵器弓矢鎗叉之類悉備南房皆繒絲中奩隔皆錦綺上有牌云周夷王所賜錦三百端下一隔皆金玉器物西房皆漆器其新如昨北房有玉棺中有玉女儼然如生綠髮稠直皓齒編貝纒織脩短中度若素畫焉衣紫帔繡機朱履新香可愛以手循之體如煖焉玉棺之前有一銀樽酒滿克徒競

飲之甘香如人間上罇之味各取其錦練寶物玉女左手
無名指有玉環賊爭脫之一賊楊知春曰何必取此諸寶
已不少久不可脫競以刀斷其指指中出血如赤豆汁知
春曰大不仁有物不能贖卒斷其指痛哉衆賊出塚以知
春為詐共欲殺之一時舉刀皆不相識九人自相砍俱死
知春獲存遂却送所掠物於塚中粗以土瘞之而去知春
請官自陳其狀官以軍人二十餘輩備復復尋討銘誌終
不能得

王守一

守一常

唐貞觀初洛城有一布衣自稱終南山人姓王名守一

負一大壺賣藥人有求買之不得者病即死或急
人授與之者其人自日後必染沉痾也柳信者世居洛陽
家累千金唯有一子既冠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歷使
療之不能除去及聞此布衣遂躬至禱請既至其家乃出
其子以示之布衣先焚香命酒脯猶若祭祝後方於壺中
探一丸藥嚼傅肉塊復請具樽俎須臾間肉塊破有小蛇
一條突出在地約長五寸五色爛然漸漸長及一丈已來
其布衣乃盡飲其酒叱蛇一聲其蛇騰起雲霧昏暗布衣
欣然乘蛇而去不知所在

廬山漁者

廬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魚釣者後唐長興中有釣者得一物頗覺難引連擲至岸見一物如人狀戴鐵冠積歲毒苔裹之意其水則太重意其石則太輕漁者置之潭側後數日其物上有泥滓甚異為風日所剝落又經雨淋洗忽見兩目俱開則人也歎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頤面感漁者驚異共觀之其人即語漁者本處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詳審問訖却入水中寂無聲迹然竟無一人問彼所從來者南中吏民神異之為建祠壇於潭上

張茂先

於塗

茂先傳記嘗為建寧從事遊於洞宮遇一人

問華曰君讀書幾何對曰華之未讀者則二十年内未盡
有之也若二十年外則華固已盡讀之矣其人論議超然
華頗內服相與驩甚因共至一處大石中忽然有門引華
入數步則別是天地宮室差我引入一室中陳書滿架其
人曰此歷代史也又至一室則曰萬國志也每室各有書
書惟一室屋宇頗高封識甚嚴有三犬守之華問故荅曰
此皆玉京紫薇金真七瑛丹書紫字諸秘籍指二犬曰此
龍也華歷觀諸室書皆漢以前事多所未聞者如三墳九
丘梅祝春秋亦皆在焉華心樂之欲賃住數十日其人笑
曰君癡矣此豈可賃地耶即命小童送出華問地名對曰

聊媒福地也華甫出門勿然自開華回視之但見雜草藤
蘿繞石而生石上苔蘚亦合初無縫隙撫石徘徊久之望
石下拜而去華後著博物志多聊媒中所得帝使削去可
惜也

崩武安

隋崩武安蔡州人有巨力善弓矢會嵩山南有大虫為暴
甚往射之漸至深山忽有異物如野人手開大虫皮冒武
安身上因推落澗下及起已為大虫矣惶怖震駭莫知所
為忽聞鐘聲知是僧居往求救果見一僧念金剛經即開
爾俯伏其僧以手摩顛忽爆作巨聲頭已破矣武安

中出即具述前事又撫其背隨手而開既出全身盡濕
在在少大虫毛益先炙瘡之所粘也從此遂出家專持金
剛經

程頤

程頤稅居新昌里調選不集貧而復病有老嫗謂曰君貧
病吾能救之復能與君致妻言訖而去是夜三鼓有人
云陳尚令持禮來頤莫測其由開闕乃送綾絹數十束頤
問陳尚何人也使者曰臨西也乃付藥一丸令帶之能愈一
切疾頤帶之果疾愈數日後夕有大旋風入頤居須臾風
定見擔輿三乘有一女一青衣從之間其故曰越州扶餘

縣趙明經之女父母配爭前扶餘尉程頴適為大風飄至
此頴無所遣因納之既而以其事驗之信然而越州自有
人與頴姓名同

活玉巢

豔屋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於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
作左腮掀腫遂張口卧意似膏騰忽聞有聲發於齧齧若
切切語言人馬喧闐漸次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早
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巢矣似呵喝狀頰上春春然
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且告主人勸呼巫祝用符水
士人從之痛已腫消竟不知何怪

符水

王布女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希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宿之有女年十四五豔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希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希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脩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希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

其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踈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家方鼻中我天人也奉上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誰以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海王三

山陽海王三者父轉賈泉南航巨浸為風濤敗舟同載數十人俱溺王得一板自託任其簸蕩到一島嶼傍遂步而行山間幽花異木珍禽怪獸多中土所未識而風氣和柔不類巒嶠所至空曠更無居人王憇於大木下莫知所往忽見一女子至問曰汝是甚處人如何到此王以舟

溺告女曰然則隨我去女容狀頗秀美髮長委地不梳櫛
語言可通曉舉體無絲縷撲撒蔽形王不能測其為人耶
為異物耶默念業已墮它境一身無歸亦將畢命豺虎死
可立待不若姑聽之乃從而下山抵一洞深杳潔遠是耀
常如正晝蓋其所處但不設庖爨女留與同居朝夕餉以
果實戒使勿妄出王雖無衣食可換易幸其地不甚覺寒
暑故亦可度歲餘生一子迫及周時女采果未還王信步
往水涯適有客舟避風於岬隕認其人皆舊識也急入洞
抱兒至徑登舟女繼來度不可及呼王姓名罵之極口悲
啼撲地氣幾絕王從篷底舉手謝之亦為掩涕舟已張帆

乃得歸楚兒既長楚人字為海王三

利路知縣女

淳熙五六年間有官人赴利州路縣宰自房陵金州西上到洋川界地名石玉子一女墜橋墮於棧道崖中知不復可救舉家拊膺頓足痛哭而去詣傍近隔塘寺招魂追脩後一日僧早入佛殿見仙花一餅在几上念無所從來尚未深訝明日復然旋着意窺覘乃笄年女子也素非檀信又子子獨來疑之遍詢左右數十百家皆無此女因隨其所之抵棧崖而隱證以為鬼而且供花之勤未嘗少輟後三年多厥父官滿還次其處寺僧以告宰垂泣言如何

我得一見僧曰明日伺於佛殿恐可值遇如期女果來置
花徑出其行如飛宰急步逐之望其下崖不可得語於是
留信宿募漁人布網崖口遂得之父母抱拊悲痛未敢喜
徐扣其生死曰初墮落時不在石不在水適處藤盤上略
無所傷攀緣下草中睡每日但食花草數旬以往不覺寒
饑衣裳漸斷壞唯聯木葉自蔽而身體絕輕可飄飄然升
崖上覩仙花滿棧谷因采以供佛今再偃人世蓋冥佑也
父母與之歸鄉里及嫁如常

王仁裕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兩眼

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慎勿開此箱開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篋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侯適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適入城至劍門外忽見四虜石皆大如斗適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歌鞍取看皆為金適至城貨之得錢百萬市美妾十餘人大開第皆

近旬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輿
設酒散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坐於席末適怒而詬之命
蒼頭扶出叟不動亦不嗔恚但飲滿啖炙而笑云吾比來
求利債債耳君昔將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適妓妾十餘
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適令
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適家日貧却復昔日生
計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
行儼從極多見適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
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之

村正妻

河北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
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
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
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
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
熒々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有屍
而返

臂龍

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佻健嘗晝寢同袍者戲畫一
其臂頭尾鱗鱗狀頗逼真行覺而見之戲曰吾寢而

龍於

屍

龍豈非天授乎當黥之以成其異乃以針刺而加墨
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
雨之久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為之搖搖不安行病之它日
深於江江水為之開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已有者
行益以為神時時潛沒水中見鼉鼉魚鼉歷歷在目一日
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宜有根著盍探之乃下投窺
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
山為搖虺不止屋宇皆動僧怖以為地震焚香祝三寶
頃而定行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為同袍說其實因具
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

江告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為理僧惧其為已累也醉介
而縊之行既亡龍亦頓挫竟無貝焉

海賈

天觀中廣南有海賈使帆風逆飄至一兩舟中一客老於
海道起四顧變色語眾曰此海外怪洋我昔年飄泛至此
百怪出沒幾喪厥生今不幸再來性命未可知也至日
天水皆黃濁有獨山峙水中央山巔大石崩巨聲振
水高丈餘黑雲亘山橫起雲中兩朱塔隱隱然有光
移舟曲是龍怪也卷裝持弓矢滿引鳴鉦鼓呼
巨長丈餘

巨

長丈餘

移舟曲是龍怪也

卷裝持弓

矢滿引

鳴鉦鼓

呼

而

行

授經文乃沒老者曰此不宜夜泊盡入烽港積水

迅急轉盼即到夜深燈泊港心風止月明老者令

百塊以待需索或問之曰第為備勿問也二更有太

然來欲相並亟擲飯與之且唾且罵彼人爭奪而食頃刻

舟益多或出或沒擲飯如前時約四更始散去老者曰是

皆覆舟鬼也視舟行月中無影若無以克其飢害吾人必

美天將曉張帆前進水氣腥穢大鱗千百出沒波間又浮

至一高岸隆然如山多荆棘少壯三數人登岸問途行四

五里見長城橫亘不知藝極高百尺到一門兩巨人坐門

各以一手持衆鬚往於大木抄入門攜火盆出取一人

投火中炙至焦黑分食之既攜盆復入衆悉畏駭共議曰
若再吾屬無唯顛矣斷髮沿水疾馳至舟中急解維雖老
者亦不知為何處幸風便猶數月到家

王氏贊

宿州符離北境農民王友聞居邑之蔡村與弟友諒同處
娶邑人秦彪女天性狼戾日夜譖諒竟分村出外或經年
不相面諒嘗乞蠶種於兄秦以火熅而遺之諒妻如常法
煖浴以俟其出過期亦但得其一已而漸大幾至百觔秦
氏伺諒夫婦作客東村但留稚女守舍秦呼其夫同歸
薛女往庖下直入蠶房見蠶卧牖畔喘息如牛食葉

雨聲秦鞭以巨挺每一擊輒吐絲數觔秦震怖魂魄俱喪
急促夫歸因病心顛踰日而死及諒蚕成繭皤然如蠶繰
之正得絲百觔

徐副使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觀缸中
菡萏盛開忽有物瞥然墮于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
五寸許篙櫓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長寸半
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為怪呼其兒二官者同玩其
喧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欹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
之狀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

去竟莫喻其怪

李婆墓

下邳境內有古丘相傳為李婆墓莫知其何時又言多藏
珍寶積為亡賴惡子所睥睨紹興丁巳歲偽齋之末群盜
肆行焚廬發塚畧無虛日遂從事於李墓呼聚三百人各
鋪幄集自辰至午啟鑿及於埏中棺槨皆露衆疲困憊則
或餐乾糲俄一媪長七尺餘髮白面黑形極醜素練遺衣
端坐槨上彈指長嘯響振林壑溪谷洎流一切沸涌衆怖
而散走須臾煙靄四合神鬼出沒或聞闐闐車馬聲
如雷移時開睛一盜有膽者復往視已失棺槨野

空穴嗟悔而歸五旬中多暴死及無故顛墮者里民
力掩壙且致祭焉

大業開河記

睢陽有王氣出占天耿純臣奏後五百年當有天子興楊
帝已昏淫不以為信時遊木蘭庭命袁寶兒歌柳枝詞因
觀殿壁上有廣陵圖帝瞪目視之移時不能舉步時蕭后
在側謂帝曰知它是甚圖畫何消皇帝如此桂意帝曰朕
不愛此畫只為思舊遊之處於是帝以左手凭后肩右手
指圖上山水及人煙林落寺宇歷歷皆如目前謂后曰朕
昔征陳主時遊此豈期九有臨軒萬機在躬便不得豁於

懷抱也言訖聖容慘然后曰帝意在廣陵何如一幸沛
心中豁然翌日與大臣言欲至廣陵旦夕游賞時有諛議
大夫蕭懷靜議自大梁開河引孟津之水東入於淮一則
路達廣陵一則鑿穿王氣帝聞大喜乃以征北大總管麻
叔謀為開河都護以左屯衛將軍令狐達副之於大業五
年八月上旬建功者鍾既集東兩橫布數千里纔開斷
及丈餘得古堂室可數間瑩然肅靜漆燈晶煌照耀如畫
四壁皆有彩畫花竹龍鬼之像中有棺柩如豪家之葬其
從功吏聞於叔謀命啟棺一人容貌如生肌膚潔白如雪
而肥其髮自頸出而覆其面過腹胸下畧其足倒生而

及其背下而方止搜得一石銘上有字如蒼頡鳥跡之類
乃召夫中有識者免其役有一下邳民讀曰我是大金仙
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謀葬我
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叔謀乃自
備棺槨葬於城西隅之地次開掘陳留帝遣使馳御署王
祝并白璧一雙具少牢之奠祭於留侯廟以假道祭訖忽
有大風出於殿內窓牖間吹鏢人面使者退自陳留果開
掘東去往來負擔拖鋏者風馳雷激遠近之人如蜂屯聚
既達雍丘時有一夫乃中年人偶患偃僕之疾不能前進
墮於隊後伶仃而行是夜月色澄靜聞呵殿聲甚嚴夫鞠

躬於道左良久見清道繼至儀衛周旋一貴人戴冠衣

冠衣

王者衣乘白馬命左右呼夫至前謂曰與我言爾

三郎

還白璧一雙爾當宿於天言畢取璧以授夫跪受訖

符

拜貴人躍馬西去屆雍丘以獻於叔謀熟視乃帝獻留侯

物也詰其夫夫具道叔謀性貪乃匿璧又不曉其言慮夫

洩於外乃斬以滅口然後於雍丘至大林林中有小祠廟

叔謀訪問村叟曰古老相傳呼為隱士墓其神甚靈叔謀

不信將塋域發掘數尺忽鑿一竅或空群夫下視有燿

燦燦無人敢入乃指使將官武平郎將狄去邪者請入

之叔謀喜曰真荆冪之輩也命繫去邪腰下釣釣數

廣異錄 卷之二十一 律異錄 十一

方及地去邪解其索行約百步入一石室東北各有四
柱鐵索二條繫一獸大如牛熟視之一巨鼠也須臾石室
之西有一石門洞開一童子出曰子非狄去邪乎曰然也
童子曰皇甫君望子已久乃引入見一人服朱衣頂雲冠
居高堂之上去邪再拜其人不言亦不答拜綠衣吏引去
邪立於廊之西階下良久堂上人呼力士牽取阿摩耒武
夫數人形質醜異魁偉控所見大鼠至去邪本乃廷臣知
帝小字莫究其事但屏氣而立堂上人責鼠曰吾遣爾暫
脫皮毛為中國主何虐民害物不遵天道鼠但點頭搖尾
而已堂上人益怒命武士以大棒撻其腦一擊而碎有聲

如墻崩其鼠大叫若雷吼然方欲舉杖再擊俄一童子
天符而下堂上驚躍降陛俯伏聽命童子乃宣言曰阿
數本一紀今已七年更候五年當以練巾繫頸而死童子
去堂上人復令繫鼠於舊室中乃謂去邪曰與吾語麻衣
謀謝爾伐吾瑩域來歲奉爾二金刀勿謂輕酬也言訖綠
衣吏引去邪於它門出約行十數里入一林躡石攀藤而
行回顧已失使者又行三里餘見草舍一老父坐土榻上
去邪訪其處老父曰此乃嵩陽少室山下也老父問去邪
所至之處去邪一一言老父遂細解去邪去邪知湯
承之事且曰子能免官即脫身於虎口也去邪東行

菲屋已失所在時麻叔謀已至寧陽縣去邪見叔謀具白其事初去邪入墓後其墓自崩將謂去邪已死今日却來叔謀不信將謂狂人去邪乃託狂疾隱終南山時煬帝以患腦疼月餘不視朝訪其因皆言帝夢中為人搗其腦遂發痛數日乃是去邪見鼠之日也叔謀既至寧陵縣患風逆起坐不得帝令太醫令巢元方往視之曰風入腠理病在胸臆須用嫩羊肥者蒸熟糝藥食之則瘥叔謀取半年羊羔殺而取腔以和藥藥未盡而病瘥自後每令殺羊羔日數枚同杏酪五味蒸之置其腔盤中自以手擣擊而食之謂曰含酥餅鄉村獻羊羔者數千人皆厚酌其直寧捧

下馬村陶柳兒家中巨富兄弟皆凶悖以祖父燃燈方河
道二丈餘慮其發掘乃盜它人孩兒年三四歲者殺之去
頭足蒸熟獻叔謀咀嚼香美迥異於羊羔愛慕不已召詰
柳兒柳兒乘醉泄其事及醒叔謀乃以金十兩與柳兒又
令役夫置一河曲以護其塋域柳兒兄弟自後每盜以獻
所獲甚厚貧民有知者競竊人家子以獻求賜襄邑寧陵
睢陽界所失孩兒數百冤痛哀聲旦夕不輟虎賁郎將段
達為中門使掌四方表奏事叔謀令家奴黃金窟將金一
埒贈與凡有上表及訟食子者不訊其詞理並令答背四
十押出洛陽道中死者十有七八時令狐達知之潛令人

收兒骨未及數日已盈車於是城市村坊之民有孩兒者
家置木櫃鐵裹其縫每夜置子於櫃中鏤之全家秉燭圍
守至明開櫃見子即長幼皆賀既達睢陽界有豪寨使陳
伯恭言此河道若取直路徑穿透睢陽城如要回護即取
令旨叔謀怒其言回護令推出腰斬令狐達救之時睢陽
坊市豪民一百八十戶皆恐掘穿其宅并塋域乃以醵金
三千兩將獻於叔謀未有梯媒可達忽穿至一大林中有
墓方老相傳云宋司馬華元墓掘透一石室室中漆燈棺
柩帳幙之類遇風皆化為灰燼得一石銘云睢陽土地高
竹木可為塚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叔謀曰此乃詐也

不足信是日叔謀夢使者召至一宮殿上一人衣絳紉衣
戴進賢冠叔謀再拜王亦答拜畢曰寡人宋襄公也上帝
命鎮此方二千年矣儻將軍借其方便回護此域即一城
老幼皆荷恩德也叔謀不允又曰適來護城之事蓋非寡
人之意從奉上帝之命言此地後五百年間當有王者建
萬世之業豈可為逸遊致使掘穿王氣叔謀亦不允良久
有人入奏云大司馬華元至矣左右引一人衣紫衣戴進
賢冠拜覲於王前王乃言護城之事其人勃然大怒曰上
帝有命匡護叔謀愚昧之夫不曉天意乃大呼左右令置
拷訊之物王曰拷訊之事何法最苦紫衣人曰鑄銅灌足

口爛其腸胃此為第一王許之乃有數武夫拽叔謀脫去
衣惟留犢鼻縛鐵柱上欲以銅汁灌之叔謀魂膽俱喪殿
上人連止之曰護城之事如何叔謀連聲言謹依上命遂
令解縛與本衣冠王令引去將行紫衣人曰上帝賜叔謀
金三千兩取於民間叔謀性貪謂使者曰上帝賜金此何
言也使者曰有睢陽百姓獻與將軍此陰注陽受也忽如
夢覺既覺神不住體睢陽民果賂黃金三千兩因叔謀家
奴黃金窟而獻叔謀思夢中事乃改之立召陳伯恭令自
睢陽西穿渠南去回屈東行過劉趙村連延而去令狐達
知之累上表為段逆帥而不報

彭城

路經大林中有偃

王墓掘數尺不可掘乃銅錢也四面掘去其上惟見鐵墓
旁安石門扃鎖甚嚴用鄴人揚民計撞開墓門叔謀自入
墓中行百步二童子當前曰偃王顛望久矣乃隨而入見
宮殿一人戴通天冠衣絳綃坐殿上叔謀拜王亦拜曰寡
人瑩域當河道今奉與將軍王寶遣君當有天下儻然護
之丘山之幸也叔謀許之王乃令使者持一玉印與叔謀
叔謀視之印文乃古帝王受命寶也叔謀大喜王又曰
三保惜此刀刀之兆也叔謀出令兵夫曰護其墓時煬帝
在洛陽忽失國寶搜訪宮闈莫知所在隱而不宣煬帝
功甚急叔謀計點丁夫約折二百五十萬功既畢

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乃自洛陽發駕時舳舻相繼連
接千里既過雍丘水淺河窄舟行甚難帝令為鐵腳木鷲
長一丈二尺放於上流驗水深淺自雍丘至灌口得一百
二十處帝大怒既達睢陽帝問叔謀曰坊市人煙所掘幾
何叔謀曰睢陽地靈不可干犯若掘之必有不祥臣已回
護其城帝怒令劉岑乘小舟根訪屈曲之處比直路較二
十里帝益怒乃令禽出叔謀囚於後獄急宣令狐達詢問
其由達因盡奏其不法狀帝令人搜叔謀囊橐中得睢陽
民所獻金又得留侯所還白璧乃受命寶玉卽上驚異問
宇文達曰金與璧皆微物寡人之寶何自而得乎宇文達

曰必是遣賊竊取之帝瞪目而言曰叔謀今日竊吾寶
日盜吾首矣達在側奏曰叔謀嘗遣陶柳兒盜人之子恐
國寶柳兒所盜也上益怒遣榮國公來護兒腰斬叔謀於
河側時來護兒受勅未至叔謀夢一童子自天而降謂曰
宋襄公與大司馬華元遣我來感將軍護城之惠去年所
許二金刀今日奉還叔謀覺曰據此先兆不祥我腰領雖
有美言未畢護兒至驅於河之北岸斬為三段柳兒兄
五人并家奴黃金窟皆鞭死中門外段達免死降官

為各

劉錄事

和州劉錄事者大曆中罷官居旁縣食兼數人尤能食
嘗言鱸味未嘗果腹邑客乃網魚百餘觔會於野庭觀其
下筋劉初食鱸數楮忽似小哽因嘔出一骨珠子大如豆
乃置於甌中以襟覆之食未半怪覆甌楮傾側舉視之白
骨珠子已長數寸如人狀座客競觀之隨視而長頃刻長
及人遂捽劉因相毆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廳之西一轉
廳之左俱及後門相觸翕成一人乃劉也神已癡矣半日
方能語訪其所以皆不省劉自是惡鱸

刁俊朝

妻巴媪頃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

媪者初微若鷓鴣卵漸巨如

三四升瓶盎積五年大如數斛之昂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埴篪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瘳外生小穴如針芒者不知幾億每天欲雨則穴中吹白煙霏霏如絲縷漸高布散結為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懼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迫以衆議將不能庇於伉儷送君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誠可憎惡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當為我決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揮挑將及妻前瘳中軒然有聲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獐跳躍而去即以帛絮裹之雖瘳疾頓愈而冥然大漸矣明日有黃冠扣門曰吾瘳中之獐也

獼猴之精解致風雨向與漢江老蛟往還常靈壽殿求食
昨因太乙誅蛟搜索黨與故借君夫人輜轄之屬以應性
命雖分不相干然為累亦甚矣今於鳳皇山禱處求得少
許靈膏請君塗之華當立愈俊朝如其言隨乘舟合因置
黃冠烹雞設食黃酒歡飲黃冠因嘯嘑高歌不為絲竹所
上之音因不鏗鏘可愛既而辭去莫知所詣時大定中也

廣韻異編卷之十七

印月軒主人彙次

定數部

李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往
問之王生每以五百文決一局而來者雲集自辰及酉不
次而有空反者揆時持一縑晨往生為之開卦曰君非文
章之選乎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為此色憤快
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為左拾遺固不
可嗟也揆怒未解生曰若果然幸一柱駕揆以書固不

第補汴州陳留尉始以王生之言有徵後詣之於取一緘書可十數紙以授之曰君除拾遺可於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於望留假府職會郡有事須上請擇於中朝通者無如揆乃於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璿為宗於畏適遇上尊號揆既謁璿璿素聞其才請為表三通以次於上之上召璿曰百官上表無如卿者朕甚嘉之璿頓首謝於曰此非臣所為是臣從子陳留尉揆所為乃下詔召揆時於揆寓宿於懷遠坊盧氏姑之舍子弟聞召且未敢出及知於上意欲以推舉遂出既見乃宣命宰臣試文辭時陳黃門

各題日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土蕃書三曰
代南越獻白孔雀書揆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
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讀之乃許拆其緘塗八
字旁注兩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紙視
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如之遽命駕往宣平坊訪
王生則竟不復見矣

張去逸

免管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玄宗之姨母也玄宗先后蚤薨
有鞠育之恩景雲中封鄧國夫人帝甚重之其子去感
益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極豪華一日弟兄同獵渭橋

有巨蛇長二丈騰起草上迅捷如飛去逸因縱轡彎弓一
發而中則命從騎挂之而行俄頃霧起於滑上咫尺昏晦
驟雨驚電無處遁逃偶得野寺去逸即棄馬徑依佛廟烈
火雷霆隨而大集方霆火交下之際則聞空中曰勿驚僕
財霆火遽散俄而復臻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霆火登止
俄復驟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
相然死地從馬則已失矣去逸自負坐頂富貴不數年染
疾而卒官止太僕卿天寶中其女選東宮充良媛及肅宗
收復兩京良媛頗有輔佐之力至德二載冊為淑妃乾元
元年詔中書令崔圓持節冊為皇后而去逸以后父前

三贈官皆如空中之語

琴臺子

趙郡李希仲天寶初宰偃師有女曰閑儀生九歲嬉戲於
解署之花欄內忽有人遽招閑儀曰鄙有懇誠願託賢淑
幸畢詞勿甚驚駭乃日鄙為崔氏妻有二男一女男名琴
臺子鄙充鍾念生六十日鄙則謝去夫人當為崔之繼室
敢以愛子為託願仁愍之因悲慟嗚咽俄失所在閑儀亦
沉迷无所竟知矣家人善養之旬日无恙希仲秩滿因家
洛京天寶末幽薊起戎希仲則挈家東迈以避兵亂行至
臨淮謁臬尹崔析既相見情款依然各叙旧姻崔乃內外

三從之昆仲也時崔喪妻半歲中饋无主幼稚零丁因求
娶於希仲希仲家貧時危方為遠適女既成立遂許成親
女既有婦將謀南度偃師故事初不省記一日忽聞崔氏
中堂沉痛大哭即令詢問乃閑儀也希仲因自詢問則出
一年孤孩曰此花欄所謂琴臺子者也因是倍加撫育名
之灵遇及長官至陳郡太守

盧生

弘農令之女既笄適芦生卜吉之日女巫有來者李比之
母問曰小女今夕適人芦郎常來巫當屢見其人官祿厚
薄巫者曰所言芦郎非長髯者乎曰然然則非夫人之子

婿也夫人之婿中形而白且無鬚也夫人驚曰吾之女少
夕適人得乎巫曰得夫人曰既得適人又何以云非盧郎
乎曰不知其由然盧終非夫人之子婿也俄而盧納采夫
人怒巫而示之巫曰事在今夕安敢妄言其家大怒共唾
而逐之及盧乘軒車來展親迎之禮賓主禮具解珮約花
盧生忽驚而奔出乘馬而適衆賓追之不返主人素負氣
不勝其憤且恃其女之容邀客皆入呼女出拜其貌之麗
天下罕敵指之曰此女豈驚人者耶今而不出人且以
默形也衆人莫不憤歎主人曰此女已奉見賓客中有
聘者願赴今夕時鄭某為盧之傭在坐起拜曰願事

不

於是奉書擇相登車成禮巫言之貌宛然乃知巫之有知
也後數年鄭任於官逢盧問其事盧曰兩眼赤且大如朱
蓋牙長數寸出口之兩角得無驚奔乎鄭素與盧相善
出其妻以示之盧大慙而退乃知結縞之親命固前定不
可苟而求之也

李君

赴

江陵副使李君嘗自洛赴進十數至華陰見白衣人在店
李君與語圍爐飲啜甚洽同行至昭應曰某隱居西嶽其
尚郎君相厚之意有故切旦先徑往城中不得奉陪也其
更知向後事否君再拜懇請乃命紙筆於月下凡書三封

次第緘題云甚急則開之乃去五六舉下第欲歸無糧度
將往求容足之地不得曰此為窮矣仙兄書可以開也遂
沐浴清旦焚香啟之曰某年月日以困迫無資用開一封
可青龍寺門前坐見訖遂往到已晚矣望至昏時不敢歸
心自笑曰此處坐可得錢乎少頃寺主僧領行者至將閉
門見李君曰何人曰某驢弱居遠前去不得將寄宿於此
僧曰門外風寒不可且向院中遂邀入牽驢隨之具饌
茶夜艾熟視李君低頭笑語者良久乃曰郎君何姓
李僧驚曰松滋李長官識否李君起頓感曰某先人
垂泣曰某久故舊適覺郎君酷似長官然奉求已

多自矣

也僧

姓

今乃遇李君涕流被面因曰郎君甚貧長官此錢物到
求官至此狼狽有錢二千貫寄在某處自是以來如有重
負今得郎君分付老僧此生無事矣明旦留一文書便可
挈去李君悲喜及旦遂載錢而去常宅安居遂為僧室又
三數年不第塵土困悴欲罷去思曰乃一生之事仙兄弟
二緘可以發也又沐浴清旦啟之曰某年月日以將罷舉
可開第二封可西市鞦韆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即登樓飲
酒聞其下有人言交他郎君平明即到此無錢即道元是
不要錢及第李君驚而問之客曰侍郎郎君有切故要錢
一千貫致及第昨有某期不至者今欲去耳李君問曰

此事虛實客曰郎君見在樓上房內李君曰某是舉人亦有錢郎君可一謁否曰實如此何故不可乃却上果見之話言飲酒曰侍郎郎君也云主司是親叔父乃面定約束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中江陵副使患心痛少頃數絕危迫頗甚謂其妻曰仙師第三封可以開矣妻遂灌洗開視之云某年月日江陵副使忽患心痛可處置家事更兩日卒

李行脩

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娶江西廉使王仲舒女貞懿賢淑脩敬之如賓王又有幼妹嘗挈以自隨行脩亦深所

如已之同氣元和中有名公與淮南節度李公鄴論親諸
族人在洛下時行脩罷宣州從事寓居東洛李家吉期有
日因請行脩為儻是夜禮竟行脩昏然而寐夢已之再娶
其婦即王氏之初妹行脩驚覺甚惡之遽命駕而歸入門
見王氏晨興擁膝而泣行脩尋究其由家人皆曰老奴於
厨中自說五更作夢夢阿郎再娶王家小娘子行脩以符
已之夢尤惡其事乃強喻王氏曰此老奴夢安足信無何
王氏果以疾終時仲舒出牧吳興及凶問至王公悲慟且
極遂有書疏意託行脩續親行脩傷悼未忘固阻王公之
請有祕書衛隨者即故江陵尹伯玉之子有知人之鑒言

事屢中忽謂脩曰侍御何懷亡夫人之深乎如侍御要見夫人奚不問稠桑王老後二三年王公屢諷行脩託以小女行脩堅不納及行脩除東臺御史是歲汴人李介逐其帥詔徵徐泗兵討之行脩緩轡出關程次稠桑驛已聞勅使數人先至遂取稠桑店宿至是日追曠曠往逆旅間有老人自東而過店之南北爭牽衣請駐行脩訊其由店人曰王老善錄命書為鄉里所敬行脩忽悟衛祕書之言密令召之遂說所懷之事老人曰十一郎欲見亡夫人今夜可也乃引行脩使去左右屍履由一徑入土山中又陟一坡近數仞坡側隱隱若見叢林老人止於路隅謂行脩

曰十一郎但於林下呼妙子必有人應應郎答云請九娘子今夜暫將妙子同看亡妻行脩如王老教呼於林間果有人應仍以老人語傳入有頃一女子出行年十五便云九娘子遣隨十一郎去其女子言訖便折竹一枝跨馬行脩觀之迅疾如馬須臾與行脩折一竹枝亦令行脩跨與女子並馳依依如抵西南行約數十里忽到一處城闕壯麗旂經一大宮宮有門仍云但循西廊直北從南第二宮則賢夫人所居內有所觀必趨而過慎勿怪行脩心記之循西廊見朱裏緹幕下燈明其內有橫眸寸餘數百行脩一如女子之言趨至北廊及院果見行脩十數年前亡

者一青衣出馬迎行脩前拜乃齎一榻云十一郎月坐娘
子續出行脩比苦肺疾王氏嘗與行脩備治疾阜萊子湯
自王氏之亡也此湯少得至是青衣持湯令行脩啜焉即
宛是王氏手煎之味言未竟夫人遽出涕泣相見行脩方
欲伸離恨之義王氏固止之曰今與君幽顯異途深不願
如此貽某之患苟不忘平生但得納小妹鞠養即於某之
道盡矣所要相見奉託如此言訖已聞門外女子叫李十
一郎速出聲甚切行脩食卒而出其女子且怒且責措丈
不別頭腦宜速返依前跨竹枝同行有頃却至舊所老人
枕塊而寐聞行脩至遽起云豈不如意乎行脩答曰

人曰須謝九娘子遣人相送行脩亦如其教行脩
因問老人曰此等何哉老人曰此原上有靈應九子母祠
耳老人行引行脩却至逆旅壁缸熒二檉馬啖芻如故僕
夫等昏憊熟寐老人因辭而去行脩心憤然一嘔所飲車
筴子湯出馬時王公亡移鎮江西矣從是行脩續王氏之
婚後官至諫議大夫

盧求

楊嗣復第二榜盧求者李翱之子婿先是翱典合肥郡有
一道人詣翱言事甚異翱後任楚州其人復至其年嗣復
知舉求落第嗣復翱之妹婿由是頗以為嫌因訪於道人

言曰細事亦可為奏章一通几硯紙筆復置醇酎數斗於側其人以巨杯引滿而飲寢少頃而覺覺而復飲酒盡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對案手疏二紙遲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開小卷明年見榜開大卷翱如所教尋報至嗣復依前主文即開小卷詞云裴頭黃尾三求六李翱奇之遂寄嗣復已有所貯彼疑漏泄及放榜開大卷乃一榜煥然不差一字其年裴求為狀元黃駕居榜末次則盧求耳餘皆拜合後翱領襄陽其人又至翱愈敬異之謂翱曰鄙人再來蓋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諸子熟視皆曰不繼翱之股得遂遣諸女出拜之乃曰尚書他日外孫生一人皆位通

輔後求子攜鄭亞子畋杜審權子讓能皆為將相

秀師言記

唐崔昭李仁鈞二人中外弟兄崔年長於李在建中未偕
來京師調集時薦福寺有僧神秀晚陰陽術得供奉禁中
會一日崔李共訪秀師師泛叙寒溫而已更不開一語別
揖李於門扇後曰九郎能惠然獨賜一宿否小僧有情曲
欲陳露左右李曰唯唯後李特赴宿約饌且豐潔禮甚謹
敬及夜半師曰九郎今合選得江南縣令甚稱意從此後
更六年攝本府紉曹斯乃小僧就刑之日監刑官人即九
郎耳小僧是與兒酷好在棺寺後松林中一段地最高敞

處上元佳境盡在其間死後乞九郎作宰堵坡於此為小
僧藏骸骨之所李徐曰斯言不謬違之如能日秀法然流
涕者良父又謂李曰為余寄謝崔家郎君且崔只有此一
政官家事零落飄寓江徼崔之孤終得九郎殊力九郎終
為崔家女婿秘之秘之李詰旦歸旅舍見崔唯說秀師云
說其終為兄之女婿崔曰我女縱薄命死且何能嫁與田
舍老翁作婦李曰比昭君出降單于猶是生活二人相顧
大笑後李補南昌令到官有能稱罷攝本府糺曹有驛遞
流人至州坐洩宮內密事者遲明宣詔書宜付府笞死
人解衣就刑坎熟視監刑官果李糺也流人即神秀也夫

呼曰瓦棺松林之請子勿食言秀既死乃掩泣請告相僅
賃扁舟擇幹事小吏送尸柩於上元縣買瓦棺寺松林中
地壘浮圖以蓋之時崔令即棄世已數年矣崔之異母弟
暉攜孤幼來於高安暉落拓者好遠游惟小妻殷氏獨在
殷學秦箏於常守堅盡傳其妙護食孤女甚有恩意會南
昌軍伶能箏者求丐高安亦守堅之弟子故殷得見之謂
軍伶曰崔家小娘子容德無比年已及笄供奉與把取家
狀到府日求秦晉之匹可乎軍伶依其請至府以家狀歷
抵士人門曾無影響後因謁_謁趙鐵李侍御即李仁鈞也出
家狀於懷袖中鋪張几案上李惘然曰余有妻喪已大期

矣待余饑餓寒燠者頑童老媪而已徒增余孤生半死之
恨蚤夜往來於心矧崔之孤女實余之表侄女也余視之
等於女弟矣彼亦視余猶兄焉徵曩秀師之言信如符契
納為繼室余固崔兄之夙眷也遂定婚崔氏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為業所居低官廨
因穴而入其內有錢數萬貫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
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書生訪
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煨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煨鐵
之次書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遲公問曰何故曰某貧

足下富貴欲乞錢五百貫得否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
有富貴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憫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
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
於後書生捧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為妄也書
生既得帖却至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
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計於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
功請歸鄉里勅賜錢并一庫物未曾開者遂得此錢閱錢
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敬德視之乃打鐵
時書帖累日驚嘆使人密求書工得之具陳所見公厚
之仍以庫物分惠故獲

唐貞元中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街西官亭子
置鱸一客僮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
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鱸坐中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
笑曰唯足下不得吃李公怒曰某為主人故置此鱸安有
不得吃之理此事若中奉五千若是妄語當遣契濶請坐
中為證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奔
馬去適會有公事李公懼晚使報諸客但餐恐鱸不存
語虛人但留我兩碟欲破術人之言諸客甚訝良以走
來諸人已餐畢獨所留鱸在馬李公脫衫施坐執

街士顏色不動曰其所見不錯未知何如李公曰鱸魚
此尚敢大言前約已定安知其不能忽忽酌酢言未了官
亭子仰屋上壞方數尺墮落食器粉碎鱸並雜於糞埃李
公驚異問厨者更有鱸不曰盡矣乃厚謝街士以錢五千
以之

崔潔

太府卿崔公名潔在長安與進士陳彤同往街西尋親故
陳君有行先知崔公不信將出陳君曰當與足下於裴令
公亭餐鱸崔公笑不應過天門街偶逢賣魚甚鮮崔都忘
陳之言曰此去亦甚闊事何如吃鱸遂令從者取錢買魚

得十勛曰何處去得左右曰裴令公亭子甚近乃先遣人
計會及昇亭下馬方悟陳君之說崔公大驚曰何處得人
斫鱸陳君曰但假刀砧之類當有第一部樂人來俄頃紫
衣三四人至亭子遊看一人見魚曰極是珍鮮二君莫欲
作鱸否其善此藝與郎君設手詰之乃梨園第一部樂人
也餘者悉去此人遂解衣操刀極能敏妙鱸將辦陳君曰
此鱸與崔兄餐紫衣不得鱸也既畢忽有使人呼曰駕幸
龍首池喚第一部音聲切者攜衫帶望門而走亦不暇言
別崔公甚嘆異之兩人既餐陳君又曰少頃有東南三十
里外九品官來此得半碗清羹吃語未訖延陵縣尉李

至將赴任與崔公中外親舊探知在裴令公亭子故
辭方吃食羨次崔公曰有鱸否左右報已盡只有清
許公大笑曰令取來與少府啜乃吃清羹半碗而去延
尉乃九品官也食物之微真路已定况大者乎

吳四娘

臨川貢士張擲赴省試行次玉山道中暮宿旅店揭簾之
榻得絹畫一幅展視之乃一美人寫真其傍題四娘二字
以問主者荅曰非吾家物比來士子應詔東下每夕有寓
客殆好事少年所攜而遺之者擲旅懷惻惻注目深釋援
筆書曰捏土為香禱告四娘四娘有靈今夕同牀因挂之

於壁酌酒獨酌持盃接其吻曰能為我飲否燈下恍惚
軸上應聲莞爾微笑醉而就枕俄有女子卧其側撼之使
醒曰我是卷中人感爾多情故來相伴於是撫接盡歡將
曉告去曰先詣前途侍候自是夜夜必來暨到臨安亦然
但不肯說鄉里姓氏擗嘗謂之曰汝既通靈能入貢院探
題目乎曰不可彼處神人守衛巡察周備無路可入試罷
西歸追隨如初將至玉山慘然曰明當抵向來邂逅之地
正使未晚盍弛擔吾當與子訣別及期擗執其手曰我素
曾娶願與汝同歸白母以禮婚聘女曰我宿緣合位
則未也君今舉失利明年受室為別不久他時當自

然而去擗果不第尋約婚於崇仁吳氏來春好合妻之
貌絕艷卷中人而排行亦第四一日戲語妻曰方媿妲
議卿吾私遺畫工圖爾貌妻未之信開筭出示吳門長
見之合詞贊嘆以為無分毫不似可謂異矣

汪玉山

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舉且以
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點
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骨骨會於富陽一蕭寺與之
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
試程文易義骨子中可用三古字以為驗其人感喜玉山

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洩於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閑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漉漫因曰此一官員女也殯於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嗣又不聞有差之困相與默然一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

赴省試妻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
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
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富陽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久之

張太

京師有王四老者繼貫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丐於門
叱之其媪問焉曰此故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媪曰嗟
翁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罵之乎翁曰善即呼太入飯與
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質則子貧在膏盲矣太感激
用以貿米獲利半之數月至一倍出入翁家益益蒸翁知其

厲行命偕族子持千金販木荆南後既具而江行甚遲二
子謀先陸還裝成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
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朗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
瓦三寸而去以其異物漫置於橐中明旦啟行至山東假
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不于於庭除見簷下一缸實缺
二處土花若新漈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邪
主人翁坐牕下聞其言甚習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執太
益駭問翁何以知余名翁笑呼其妻及子婦曰吾主至矣
當且齋餐其妻營辦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言
齋堂供撫周洽質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曰若何

言百

往吾已

使童入城市少者核矣二子不得已復留飲又明日告去
翁留愈堅午宴次一少年下窆置一囊拜曰至京謁王四
之云張太商楚中阻於江已報登陸回則必令相造翁笑
指太曰已在此矣顧謂忘此兒子為張太入京奉候乃塵
勞往返因屏人

之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疋即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
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子四老夥計也是以教依神旨
專令相覓豈意茲辰遂見子一囊還之不少減原額

太初辭翁固不許乃焚香祝拜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為
贈太曰此遠天矣吾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媪計造餅五十

枚每置金一兩明日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
安子持漿餉田停轡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
為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曰
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為壽今得此餅汝并一鷄饌若翁且
乞銀五兩以甦夏天勤作之苦婦如其言造父家正無
老翁也謹謝失禮出雞餅陳於堂翁愕然問所自女白路
人所遺翁告於媪已歎其異坐父女言婿白大人貧若力
作求少貨以給勞翁笑曰人予汝五十金不受顧欲
公邪女不諭翁曰餅中銀吾以遠親戚者乞養之也
是也

是也
餅學之空

如也翁媪悉駭問之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聞
得之酒瓮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嘆曰彼不受而吾
強贈此徒贈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智力能回哉因
助女十金而遣之

灌園女

頃有一秀才年及弱冠切於婚娶經數十處託媒氏求聞
竟未諧偶乃詣善易者以決之卜人曰伉儷之道亦繫宿
緣君之室始生二歲矣又問當在何州縣是何姓氏卜人
曰在滑州郭之南其姓某氏父母見灌園為業只生一女
當為君嘉偶其秀才自以門第才望方求華族聞卜人之

言懷抱鬱快然未甚信也遂詣滑質其事至則於滑郭之南尋訪果有一蔬圃問老圃姓氏與卜人同又問有息否則曰生一女始二歲矣秀才愈不樂一日伺其女嬰父母出外遂就其家誘引女嬰使前郎以細針內於腦中而去尋離滑臺謂其女嬰必死矣是時女嬰雖遇其酷竟至無恙生五六歲父母俱喪本縣以孤女無主申報蕭使廉使即養育之一二年間廉使憐其點慧育為己女恩愛倍至廉使移鎮他州女亦長成其問卜秀才已登科第兼歷薄官與廉使素不相接因行李經由投刺謁廉使一見慕其風采甚加禮遇問及婚娶答以未婚廉使知其素冠淨

弟且慕其為人乃以幼女妻之潛令道達其意秀才欣然許之未幾成婚廉使資送甚厚其女亦有殊色秀才深過所望且憶卜者之言頗有責其謬妄耳其後每因天氣陰晦其妻輒患頭痛數年不止為訪名醫醫者曰病在頂腦間即以藥封腦上有頃內潰出一針其疾遂愈因潛訪廉使之親舊問女子之所出方知圃者之女信卜人之不給也

關喜

京師脩內司兵士關喜以年老解軍籍為販夫嘗果實自給其妻湯氏舊給事掖庭晚乃嫁喜宣和二年六月喜賣

瓜於東水門外汴堤叢柳間所坐處去人居百許步柳陰
尤茂午暑方盛行人不至若聞木杪呼小兒繼有應者呼
者曰物在否應者曰在如是再三仰頭周視無所覩懼不
自安欲歸而妻鎖食適至具以語之妻曰老人腹虛耳鳴
妾聞耳明日復如前又以語妻妻曰然則翌日我坐此代
汝汝當為我鎖食妻慧人也伺其時至應答聲畢遽曰既
在何不出示即於樹間擲金數十顆銀十餘錠黃白爛然
妻四顧無人亟拾置瓜籃中未畢而喜至驚笑曰吾不暇
食美喜見黃物形製甚異疑不曉妻曰此馬蹄金盡食
度以所坐敗簾覆蓋瓜籃共舁而歸僅行百步重不能

暫寄張家茶肆市山募擔脚挈取張氏訝其倉皇如許登簾見物悉以瓦礫易之喜夫婦不復閱視及家始覺妻曰姑忍勿言明當復用前策尚可得也泊坐樹下過時無所聞乃效其呼小兒復應曰諾妻曰再以昨日之物來曰亡矣問何故曰已煩賣瓜人送與張氏矣喜將訟於官妻曰鬼神不與我雖訴何益不若謀諸張氏張曰物已歸我又無證驗安得取且爾夫婦皆老而無子多貲亦奚為肆館於吾門隨所用錢相給畢此一世可也喜乃止張氏由此益富

西蜀舉人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硯席既得舉貧甚于索考郡以
辦行將迫歲始離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以行至劍門
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禱焉二子過
廟已昏晚大風雪苦寒不可夜行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
且祈夢為信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
廟中燈燭如晝殺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導自遠而
至齋振四山皆嶽清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
子大懼已無可奈何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
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為題
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確又久之遂畢

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私相謂曰此
正為吾二人發迨將曉見神各起致別傳呼出廟而去視
廟中寂然如故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亟寫於書帙後
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倍道而行笑語欣然惟恐
富貴之逼身也至京適將引保就試過省益志氣洋洋半
驗矣至御試二子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
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憮然一字不能上口間闕
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我不能
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東廊者曰我正欲問子也於是二
子交相怒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

自用天其福爾邪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
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夔也既見印賣賦二子比廟中所
記者無一字異也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
皆罷筆入山不復事筆硯云

第十七